

又
山樓文鈔
附錄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274
3



故
山
景
文
妙
對
解

海



文庫11
A/274
3

花

牧山

柳田泉文庫

牧山樓文鈔附錄

牧山佐藤楚材選評

論鴉片害

栗山

覺

字天民
號東海

夫販毒者有罪也。非販毒者之獨有罪。好毒者固有罪也。亦非好毒者之有罪。所以使之好毒者真有罪也。若鴉片之酷毒深沈。天下之人。目覩心識。好之者非狂即癡。奈何清國之上下賢愚。靡不好之。豈非咄咄怪事乎。昔者漢魏之衰。正學廢異端起。王何之徒。

筆清矯 李黎閣



屬詞比事能見其大李

了然於心了然於手

競尚清談。從是上下慕之。賢愚嗜之。遂成風俗。其毒蔓衍于天下。卒致懷愍播蕩。中州陸沈之歿。後之議者謂王夷甫諸人。不得不當其罪。蓋上之所好。下必倣之。從古而然。然則當今鴉片之害。後世必有當其罪者乎。今夫日本在東洋之中。與清相去。唯一海耳。如風土人情。語言文字。亦無大殊。而獨於鴉片。則無一人好之。故販此者亦無其人。蓋非販者之無。好者之無也。非好者之無。使好之之罪人無也。嗚呼。善哉。韓子之言。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當此時。居此國。持此政。將如之何。外請之盟。邦塞其販。入內諭之。郡國止。

救世深心昭然如揭李

其賣出更設育民之方。掘其吸食之根。而使之各勤其職業。則四海之毒除焉。天下之富生焉。亦庶乎其可矣。

自然之感痛切言之。余比之賈生流涕。

中國分建本願寺論

栗山 覺

叙佛教始未有根有底最為得體孫諸人

佛之去世於今二千有餘年聞者異其言傳者殊其說各守而自信於是分派殊門之勢天竺有大乘小乘之二部中國有華嚴天台淨土禪等十三宗日本有天台真言法華淨土真等十四宗而其教有隆于古而替于今者有微于本而顯于末者有行于一時而不行于他日者興亡盛衰雖理之常法也恆契其時傳也常得其人則愈推愈廣如幸契其時無其人則猶無舵之舟不可施矣夫我真宗不論有戒無戒不簡男女善惡不問出家在家唯稱彌陀得生淨

西北紅教亦有父子相續者是教法之所以不墜也詳載于余所著清朝史略

大哉志也非此不足以爲法嗣

土事簡而不繁理明而易得道尊而不高人行而不賤而此法也源開于印度中弘于隋唐次盛于日本年月雖久三國雖隔愈推愈廣豈非法也恆契其時傳也常得其人之效乎從我本願寺見真大師以來六百年於茲子孫傳其教一滴無遺謂之法家之無缺金甌豈不可乎哉然而日本之傳代有其人故無衰亡之憂如印度中國初雖傳有其人其人亡而亦無續傳之者所以行于一時而不行于他日指天隆于古衰于今指中國豈不令人慨歎也乎今我本願寺法嗣有現如者早遊印度中國之際憤我法教之失

傳於二國。故有使之復隆之志。嚮遣其徒小栗栖某於中國。南條某笠原某於印度。使觀時勢。考風俗。熟人情。探餘教。以報我教。當興隆于二國與否。次小栗栖有返命。於是速命谷某於上海。分建本願寺。置許多留學生。以弘我法教。俾今後中國真宗。傳也。常有其人焉。嗚呼。盛于隋唐之古者。猶見之今日。可立而待也。或曰。悲中國失傳。以分建本願寺。其志則美矣。然察之。建院已來。既經二年。鮮有信者。何以令其教興隆乎。余應曰。分建唯在一偏。未遍中國。生徒渡海日淺。未熟土音。雖有方略。不得施之今日也。古人云。

欲作大業者。不欲速成。信夫。
諳練條達。論敘有關係。

觀西人賽馬記

栗山 覺

縣城西北有一曠野。每歲春秋。西人賽馬於此。昨歲之秋。余病在床。艱於步履。今年三月。幸得觀之。此日西人會焉者。不下十餘國。其賽之。或五馬。或七馬。或十馬。或十二馬。而余之所觀。則為五馬。戴緋冠。襲緋衣。執黑鞭。徐徐臨場者。即為啖咕喇。黑冠紅衣。而乘欸。改者。即為荷嚨。朱鬚白尾。有一鞭。劇山扶壑之勢者。為日耳曼。衣班衣。冠白冠。倚埒調者。為米利堅。人馬一色。向春風長鳴者。為法蘭西。觀客如堵。各拭目而待。忽有二伯樂。紅衣紅裳。持紅旗而至。揭旗一焉。

滿場絢爛寫出
奕奕紙上

五馬齊足。二焉並轡。三焉同馳。譬如雷電驟起。風雨速來。一瞥已在數十步前。既而一馬後數步。乘者頻鞭。忽然後馬在前。前馬在後。行數百武。前者益進。後者不復可及矣。於是余憤然曰。馬起一時也。或先於前。後於後。或遲於前。疾於後。夫豈不以半途鞭與不鞭哉。士之學道。初同其志。而卒所以有達與不達者。何以異哉。此余之所以今而鞭心馬也。遂記。

鋪叙井井。結處寓意不凡。孫藹人

觀滬城花會記

栗山 覺

上海風颿浪舶之所出入。征商計吏之所往來。文士武夫之所輻湊。是以遊戲之事。歲時無絕。今春最為美觀者。西人賽馬。與邑園花會也。而其為事。雖不相同。至怡人心目則一也。但賽馬之美。嚮觀而記之。花會之盛。耳而未觀也。頃友人某勸余往觀。春服既成。遊屐曳曳。從新北門入於豫園。過湖心亭北。至點春園。紅袖綠衣。紛滿於園。幾如蟻隊蜂軍。而清香一縷。通於其際。觀至前堂。群卉咸集。或一本三穗。或五穗。或七穗。或一穗十纍。或八纍。或六纍。或三纍。穉黃纖

白。細葉弱芽。無可狀者。而貯以黃磁朱盎。配以文楠香几。蓋有摩詰之風情也。出堂入後亭。復有名蕙數盆。質之旁人。旁人為余指曰。某水仙。某素心。某梅瓣。某荷花瓣。皆滬城文士或右族之所蓄也。余等陶然目眩。不知日色已晡。園扉將閉。而遊人皆散。於是下迴廊。經岩石之間。出園。既歸。將記之。會文課以此記為題。泚筆伏几。猶覺幽馥仍在。繞磨墨剪紙之中。照映井然。毫不紊亂。孫藹人

與服部士辰書

栗山 覺

服士辰足下。僕與吾子交。三數年矣。出則交手而行。入則分糧而坐。雖親而不相狎。雖敬而不相踈。講究論討。非深盡其理不止。蓋於古人之交。豈有過之哉。覺往來朋友間。心事之齊。臭味之同。莫如吾子。而僕萬里乘筏。遠游西土。在風塵烟霧之中。耳目不滌。心常不快。又違膝下溫清。久不得歸省。頗傷身之不遇。獨憶一二良友。非隔天涯。不可得見。夢中時時與吾子剪燭讀蔡澤傳。竒居而川觀。嘆其行文之巧。又與吾子交臂談經義。鳶飛魚躍。相感於化育流行之德。

把夢說出盲左手段

語語悲壯

醒而愴然。不堪舊雨之情矣。覺以去年十月下旬。入燕京。竊謂此間為古燕趙之國。當不少悲歌慷慨之士。與之訂交。以壯我胸襟。增我義氣。又謂都會之地。與名公卿交。益我經濟。或歷游大嶽靈河之間。以舒我風情。放我山性。亦云快矣。豈圖寒氣日盛。加以疾病多故。不得出門。終日兀兀。時對二三童子。講章句。談訓詁。懷此無用之學。優游塵埃中。誠恐久而不成。遂無所聞于世。昔與吾子約。各行所志。各立所期。以不背古人之交。覺於今不少耻哉。然古人云。有志者事竟成。嗚呼。日月維邁。脾肉欲生。吾子亦勉之。僕不

物山樓文金
附金

敢失約。覺頓首。

天民在北京。以寒咳隕命。讀至寒氣日盛。加以疾
病。不覺淚落紙。恨其歸養不早。

恐是吉田猿松
氏

送人之北海序

辰巳 守字仲愚
號穎濱

古之為士者，將以行其志，今之為士者，將以利其身。
將以行其志，故不以夷險變其操，將以利其身，故夷
則進，險則退，非古今之性爾異。由達觀夫天下，與不
達觀耳。夫北海之為國，廣袤數千里，廣且遠，其地與
中國異懸隔，世人足不出戶，不見異物，動輒曰：天寒
地濕，積雪壓屋，人指殆墮，山靄蔽空，日月為晦，山妖
熊羆之患，不一而足，聞者不察，徃徃莫不疑懼，其實
蓋不然也。其土沃，其樹蕃，殖物繁富，天度經緯，與吾
內地無太逕庭，故風化土民，移往內人，則風氣何不

開山妖熊罷何不歛迹且其接境於異域爲北門之鎖鑰也曩當霸治之日勵精開拓其功未奏王政維新以降置官廳具諸官整頓百事實開日本半截新世界矣方此時我尾張舊君請膽振之地若干於官移住舊藩人而使某君掌其事乃拉家眷遠涉山川夫古之君子惟知天下之情不異於一郡一郡之情不異於一家故視天下猶一郡一家也是以無往而不安土今某君能推古人之意以達觀天下視北海猶其鄉郡也吾聞北海爲人淳龐質朴以某君信義撫之則彼亦必視我爲父兄視我爲親戚藹藹

然相親戴此非獨移住人之幸又爲北海土人慶之也某君吾縣巨擘嘗管郡務參國政其所以待人愛衆者恆如一家之人今也赴北海雖未見其所施吾能信行其志也故臨別餞以酒頌之以此言
行文圓暢反覆

讀 仁德帝紀

辰己守

起法突兀

確論

大哉言乎。仁德帝登臺望炊烟起。曰天之立君為民也。民富則吾富。六經所訓百史所傳。豈有以尚此哉。雖然至兄弟相讓虛帝位三年。雖美則美矣。吾亦未能無疑也。夫吳大伯之讓李歷。文身斷髮。避奔荆蠻。示不可復用之意。文身斷髮。非不知為不孝。然非斷髮文身。示不可復用之意。不能成父之志。故忍小不孝而遂大孝。全讓德。臣夫子以為至德矣。夫以弟踰兄而立。庸人尚且難之。况以稚郎子賢為之乎。稚郎子死而後可立。則盍從稚郎子之請而即位乎。意

孝友之情出其不得止。未遑問帝位不可虛。庶政不可不熙乎。若夫即位之後。愛民施仁。蠲除天下賦役三年。生民被其澤。刑措二十年。君德之盛。何以加之。上謚曰 仁德。蓋信。

通篇變動奇軌

華盛頓論

寺澤尊光字士謙 號不二齋

兩雄分別，芥以斯之。

有英雄。有奸雄。氣象開廓。議論正大。功成名遂。脫然勇退。謂之英雄。智略縱橫。譎詐姦猾。貪利無厭。謂之奸雄。此二者。或不辨。則不為姦雄所欺者幾希。余嘗讀歐米史。乘彼紀元千七百餘年之際。有二雄出焉。佛之拿破崙。米之華盛頓是也。當是時。佛國民權之黨。所在蠶起。將廢累葉之王家。行共和之政。拿破崙身在卒伍。見機乘勢。叱咤握佛國之權。遂任大統領。尋奪國稱帝。日起大兵。攻伐四方。貪淋無厭。窮兵黷武。終憂於地中海熱島焉。斯所謂奸雄已。如華盛頓

則不然。會苦英國暴斂。十三州生民。殆不聊生。憤懣流涕。哭聲達野。當是時。身屈起閭閻。大呼靡衆。鉏耰以為兵。揭竿為旗。督罷弊之卒。當全英之精兵。轉戰七年。終脫暴英之束縛。建萬世獨立之基。功成事遂。脫然歸故里。如始無能者。而功業厚德。隱然在民心。不忘名其都。曰華盛頓。可不謂真英雄乎。而世論者以拿破崙為未曾有之英雄。而不知華盛頓為真英雄。何也。無佗。大巧如拙。能用兵者。無赫赫之名。是非世俗之所能知。唯識者能知之。老子曰。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其華盛頓之謂乎。

序入南嚮卽位學校總教丹羽賢在其前軍務總裁
千賀某在其前少左進少間先生由北序入登講壇
開書一拜衆咸拜是日講魯論夫子文章之章先生
曰天道與性非有二猶在家一女旣嫁稱婦也言簡
意盡聽者言下悟省講畢各以次退當是時本黌書
生殆千餘名黌蓋天明中所設其隆盛如當年所未
嘗有聞云是歲八月藩令廢黌更設小學派遣舊助
教司其授業而先生巡視監督之無幾又有廢毀之
令一變爲義校再變爲今小學藩黌學制蕩然泯滅
於是乎不見先生者若干年余之退小學也竊謂寧

爲武而愚勿流於文而弱今區區讀書何所用之不
肯觀書者數年竊憤皇威之不振慨民俗之汚流
鬱鬱無聊一日索廢筐得嘗所手寫坡仙文於故紙
堆中有言曰學始觀書觀書而後有得苟有得可施
之事業拍案痛恨曰我過矣我過矣學始觀書矣不
學無術果何所能且夫古人有惜分陰者而余泄沓
于今四寒暑奈馬齡有如何旣而自解曰如宋蘇老
泉我野相公皆壯歲始讀書終爲一世之宗師有教
無類也雖余以頑陋不逮之質不可庶幾古人然彼
亦人而已自今以後黽勉不止庶幾可或僥幸萬一

歟於是始執贄入先生之門實明治十年第一月也爾來受教於壇下者殆三年頃日受論語至夫子文章之章舊懷勃興回憶藩費盛時感慨不已蓋俯仰十餘年來世運轉遷不啻高岸爲谷幽谷爲陵也所謂明倫堂者今索其斷礎片瓦亦不可見其一時相會丹羽千賀石川小川大橋諸人皆旣逝焉先生春秋最高獨落落晨星依然如往日嗟我總角所欽仰而今一旦親炙其門何余生之幸也然我學不成無醫往日之恨又何余質之頑陋也雖然徒抱歎悲而不益切磋淬厲焉得庶幾古人萬一焉得苟有得而

施之事業乎昔人曰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何及夫如此豈可不勉乎嗚呼豈可不勉乎明倫堂今東照祠之所在其講堂今時祭日所設舞樂臺乃其遺址也

余閱稿至此深愧負乘男雲韶曰存之足以見當時學校之盛姑從其說

送人之北海序

藤井

錢字鏗號狷菴

本洲之北有焉。畫州十一。隸開拓使廳。一衣帶水。接
 嗟峨廉。群嶼鎖牽。達加摸。赭都加。為我北門矣。曩時
 謂之蝦夷。夷待之。其民無禮義之節。無稼穡畊農之
 業。山澤之利不採。魑魅熊羆之患不除。棄天府。委天
 荒。明治二年。勅使廳於札幌。釐全焉之事。蚩蠢之民
 始知方地之草萊荒蕪者。始闢。炭鑛之利興。鳥獸之
 害去。於是乎。殖產豐富之基成。獨北門鎖鑰。或未聞
 其何如也。語曰。君子思患而豫防之。余友某。今茲六
 月。將拔錨於品江。航遊北海。蓋察形勢也。余餞之江

含蓄

之麋。舉觴屬曰。善矣。足下之行也。北海我之關門。而
 彼狡焉者。耽耽虎視久矣。苟一日失其守。是無本洲
 也。彼蓋常服膺祖訓。日以肆封疆為急。凡交疆接壤
 之國。可無履霜堅冰之戒心哉。夫恃長江之固。吳社
 屋焉。恃劔閣陰平之險。蜀漢為墟。北海之與嗟峨廉。
 一衣帶水耳。北門鎖鑰。何可忽哉。石狩之川。函館之
 灣。室蘭之港。選藻之崎。後方羊蹄之山。荷哥斯科之
 海。知主之峽。擇捉之崑。余俟足下南歸之日。杯酒相
 勞。將有得而問其詳也。

文情婉而切

送服部士辰序

藤井 幾

卓有所見

道之本原出於天矣。故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而學者求道必宗孔氏。不宗孔氏是道不同也。既宗孔氏不可不求宗旨。程朱氏能得孔氏之宗旨者也。歸程朱氏以求道是善求道者也。吾黨論善求道之士必推服部士辰。士辰夙受業牧山佐藤先生之門。談性命說經世常慨正道不明邪說肆行也以顏孟之事自任焉。今其遊東京也非飄然漫遊者蓋欲以成其所志也。余嘗觀學士之東遊者概之辭鄉嚮京之日其學非不正其志非不堅而及其至京也耳之

所聞目之所觸肆然蕩性靡然適欲於是乎倍其初志棄其所學其能不為陳相者幾希。士辰信道之篤見理之明淫靡之俗汗下之習吾知其淫而不緇矣。以吾言為雖然贈別以言古之道也。况吾於士辰非尋常交道千里之行豈可無一言乎。今夫致身青雲聲位烜赫榮則榮矣然非我所望於士辰也。著述等身衆推其能偉則偉矣然非我所望於士辰也。文詞驚人名噪於時顯則顯矣然非我所望於士辰也。我所望於士辰則有在焉。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顏子曰舜何人也我何人也有為者如此士辰其勉旃。

成其剛乎。由伊川以進孟子矣。成其柔乎。由明道以進顏子矣。信焉之愈篤。見焉之愈明。以樂顏子之所樂。憂孟子之所憂。揭正道之不明。開邪說之肆行。此吾所以望於士辰也。孔子贊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巳。以為士辰之贈。于時明治己卯九月二十五日也。

聳動之語。詞氣激越。

如見其人

送本田靈導應徵之西京序 大田元遵

字義卿 號晚成

夫風俗日下。交遊之際。大率多善柔軟熟之人。侃侃直諒。相共切磋。所謂益友者。獨本多靈導子已。靈導子奇人也。面哲聲嗶。不問家豐賈。飄飄漫游多年。黽勉讀書。往往不覺徹明。不獨自勤。其勉人懇懇不已。客歲之秋。來入朝。日私校。修漢學會。遵亦從江歸。靈導子恆言。學在專志。一途而孜孜不息。則庶幾焉。遵亦信其言之確。相共講經論文。誓奏其効。一朝本司有命。徵之。謀去就於遵。遵勸其往。靈導子以道自任。非世之奔走於聲利之途者比也。使子在平安。愈在

此必能達道，斯可喜也。夫學雖有內外之別，苟循性而精修，則成業也速，而顯効也大。在立志何如耳。昌黎氏云：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遵也，雖不肖，亦與靈導子同志，奮成一事，必也。他日期報賢明法主之德，獨憾益友之去而無輔也。於是乎言和盤說出胸中，全不費力。

游瀨戶記

大田元遵

瀨戶村在縣治東五里。以陶爲業，精密偉麗，最冠天下。名遠聞海外。予欲一游焉，爲塵事所羈，未果。明治戊寅六月初九，友人小櫻雨山來訪誘予，乃與石原栖霞共約，以明日出門。昧爽，二子叩門，予亦結束而竢。隸而從者二人，負一籃一瓢。北行一里，乃離城市。茅舍竹籬，漸入佳境。東行二里，抵大森村。日近午，就道傍樹蔭小憩。又東行里許，遙認窯烟，颺於山阿。不問知是瀨戶也。登小酒樓，衆皆解結束而行。杯環村皆山，遠近若奔若伏，然不見嶮岳峻峯，矮松疎立。

參差斷續人家數椽點綴於其間頗仿鬻于平安圓山長樂之風色矣臨眺久之鄉導者引衆入陶工場所在設陶竈於山各七重大可容數十人炎熱衝人不可近別構大厦恆從事乎工者數十人有埏黏土者有轉旋輪者有繪以綠碧者其盛大且巧可駭可喜觀了下左折有磴道拾級百步上建六角碑非石也陶也高丈餘圍餘合抱陶祖加藤四郎左衛門墓也銘故督學阿部伯孝所撰云門廡潔整巍然一祠也碑後有亭尤開靚乃入亭主人點茶溫酒閑話久之夕陽在林衣帽飄然倚檻西望五層城樓歷歷於攢烟

斷霞之間須臾蒼然暮色至步下山迺經來時路踏月還客舍灯下與雨山栖霞分字賦游瀨戶詩門巷往來絡繹絃歌送聲僻地寒村宛然有都市情況予語之先游者曰較之往年殆有冷溫異云予因思往年除賈人之外罕至此者近時貴游之士或洋客來我縣者必游焉此地漸赴繁華可以徵物產之興殖記以驗他日之隆替

起結甚密

安齋記

稚尾

全
字公實
號松屋

村南五十步某君讀書之所成余為名之曰安齋非
 安逸之安取子思氏所謂安行之義也是以庭無
 嵩石花木之觀堂無彫楹丹楹之美止蔽風雨光射而
 已其廣纔不過一畝而高丈餘耳然眼目之所至蓋
 八九十里長江大野千村萬落出沒隱見其他信越
 名山浪越城樓悉照映於朝夕明晦煙雲杳靄之間
 有見有不見風光明麗有不易言者是嵩石花木彫
 楹丹楹之美所不能及然尚不以是名堂特取道義
 而名之抑聞之外盛不如內盛故周易乾下坤上為

泰坤下乾上為否亦此而已或曰安行聖人之極致
 今以是為名得無子輿氏所謂狂者之流乎曰否昔
 人云學自眾人至聖人之道今君已為學以聖人自
 期固其所也唯其修為之方則不躡等而進耳嗚呼
 君今在明治六年冠後三年也彼十年二十年之後
 修習之效又如何哉余記之有所待也
 要言不煩

松解

推尾 佳

世人稱松為不老。余以為誤。夫歷年而老，老而枯，物皆然。松何獨不然。夫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夫子之言盡矣。彼在風霜慘烈，萬木凍折之際，獨挺然卓立，負幹堅心，龍鱗虎踞，拂雲凌霄，凌轢冰雪，自為一木之妙，是賢人君子之模範也。以是稱之，則足矣。又何求他。若夫以不老稱之，則賈子所謂衆庶馮生之說已。何足道哉。嗚呼！世人之誤，如是者多，不獨松而已也。

簡而盡

與人約觀梅書

推尾 佳

余也寒士也。足下亦寒士也。今也一之日，厲發。二之日，栗烈。天甚寒。碧翁亦余輩之流乎。當此時，林下高士清瘦，抗然不懼冰雪，是亦有同余輩乎。請與足下俱試一訪。如高士而為巽，二滕六所低摧，則不足貴矣。乃浮一太白，我輩亦一醉忘寒而歸耳。茲待報音，滑稽絕妙。

四書朱注補序

服部

拱

字士辰號愚齋

子朱子紹先聖之道辨異端之害革漢唐俗儒之陋作學庸章句論孟集注以垂教于萬世其於孔曾思孟之道提要鉤玄精審愨實無所不至以故天下後學者率以章句集注為宗夫聖賢之言深遠而廣博固非一人之所能盡也是以馬鄭已下非不有注孔孫諸家非不有疏朱子以為未得本旨乃自作章句集注然後聖賢之旨粲然然其於章句文字之間猶未免時有微誤亦何損乎朱子而後之學者乃酷諱言之其弊則在不顧是非而拘守其說百方回護遇

其絕不合者則至於寧背孔子勿背朱子於是乎異端俗儒爭笑我為固陋務以宏誕麤粗之說鼓動天下天下靡從正學愈微則果誰之罪哉拱也竊有慨於此乃每讀章句集注有不妥當則取諸家之說參之上自馬鄭何趙下至明清諸儒以至我邦大家力之所及周抉而徧爬之名曰朱注補朱子著章句引司馬公之言曰平生精力盡於此書於集注則曰某曾等稱過來增減一字不得蓋朱子以大賢之資自少至老點竄改削遂至發此言然猶或後人議之况如余未學淺聞加之年未至二十不自揆所以敢補

朱注者非薄朱子也。欲以使異端俗儒不得以藉口也。若夫一意尊奉朱子。疏明本注者。則余將別有所著。明治十二年二月。愚齋服部拱自序。

年少氣銳。吾不能不服其謔。

有義理之學。有訓詁之學。有考證之學。士辰所言。則訓詁考證之學也。觀者須知。

東海詩文叙

服部 拱

粟山東海者。余之友也。東海生於浮屠氏。傍通儒術。嘗與余共在牧山佐藤先生之門。日夕切磋。常相與講經讀史。討論詩文。其隙也。乃同遊名山水。遊必携瓢。傾之而醉。輒大息曰。男兒宜周歷五洲。何肯局處一方。以終百年哉。無幾。以事之。西京會本願寺。方擇久遣支那弘宗教。東海與焉。大喜曰。是我志也。及至。乃博探古昔英雄之遺跡。觀萬里之長城。訪望諸君之墓。拜岳忠武王之墳。其弔古歎今。慷慨感奮之氣。悉發之乎詩文。又將踰流沙。往天竺。遂及西洋萬國。

未果而病死于天津矣。訃至，牧山先生深惜之，為作碑銘，而朋友相共編次其詩文，為二冊，屬余叙。余因憶東海之將赴西京也，諸友送至君川，時方仲春，陰雲蔽月，東風吹雨，江岸寂寞。余拊東海肩曰：「請子勿負平生之言。」東海笑曰：「我先子著鞭矣，爾來未及四年，言猶在耳。足跡僅止於支那，徒抱壯志以沒，豈不惜哉？」乃泣而叙之曰：東海名覺，字天民，尾張丹羽郡人。為人慷慨尚氣，又工詩文。云：愚齋主人服部拱撰，生氣凜然，天民不死。

種竹記

服部 拱

種竹者，以求富也。太史遷曰：得竹千畝，富與千戶侯埒。嗚呼！人孰不欲富者，而脅肩高尻以求之，余不能。不若種竹以易之也。且夫明月之夜，清風之晨，坐臥碎金，戛玉之下，賦詩酌酒，吾所素好。今既其所好，又無執鞭之勞，而有與千戶侯埒之富，天下之事，寧有便於此者哉？乃記以為求富之法。

種竹求富，翻韻事為俗事，乃妙。

私諭來議着眼
極明

亦公之忠直誠信。有以致之也。若令公從密諭為關
 白也。是小人迎合其君。貪位者之為耳。故以此為公
 之失策者。亦非也。凡事無不有漸。物腐而蟲生。之。林
 木茂而斧斤入之。嗚呼。宇多帝之密諭。乃所以致
 後來之謫也。夫公碩儒宿德。且當世之望也。帝欲
 令為關白乎。何密諭之有。而公之正直辭之。固可知
 矣。公仕於 帝幾年矣。帝豈不知公之心乎。是
 帝不以公之所以為公待公也。如今 帝宣于百僚。
 顯命公。則名正事順。雖有百時平。豈得施其術乎。惜
 乎。帝不出于此。故時平亦密奏于 醍醐帝。以得

成其謀。而當時公卿無為公一言者。蓋黨時平者之
 外。多不知其謀也。由此觀之。彼密諭者。適足使時平
 行讒言而已。故云西海之謫。 宇多帝之密諭。為之
 本也。嗚呼。如 宇多帝。稱為英明之主。猶有此失。而
 公一朝去位。藤原氏無復忌憚。則公之謫。固關於天
 下之盛衰矣。吾故詳論之。以告後之為人主者。
 不能無戀位之念。一語喝破。先獲我心。

日本外史摘注自序

佐藤雲韶

余平素好國乘，最愛山陽氏外史，自幼至壯，讀之不厭。頃者，燈課餘暇，解釋字句，稱呼疑義，難讀者，題曰摘注。有客難曰：夫我國勢之變，其大者有三焉。相家之專權也。武門之宰天下也。明治之中興也。雖然，相家之專權，王室猶未極衰頹也。降至武門之政，則王室之微極矣。甚則至於知有將軍而不知有天子矣。茲編之作，蓋為此也。審觀論贊，可以知其意之所在矣。幸至明治之中興，王政復古，天地清明，山陽氏之志，可謂得伸矣。故讀茲編之要，在察國勢。

之沿革，考人事之得失，今僅摘解字句，得無捨本趨末乎。余曰：然。近時奎運日新，從而外史之書，亦大行于世。今夫字句稱呼之解，固非讀茲編之要。雖然，登高自卑，溯流極源，稱呼之不審，字句之不解，而遽欲察國勢之沿革，考人事之得失，恐無此理。是余所以為初學錄，茲編也。客曰：子之志，亦可嘉矣。遂錄其語以為序。

雄博岸異堂堂正正最見力量

農務小學序

佐藤雲韶

昔在上古自天祖始開耕種之事歷世天皇除田租勸課農桑者班班可按焉其於殊方漢土有籍田之禮又有力田者之賞屢見于史籍歐米諸邦雖知以貿易成國亦各地盛設農學校以勸誘之由此觀之無國不重農事矣近時我國百般事物溫故而知新日進而高明獨於農事安其故常而不圖改良地力有未盡者焉夫農者立國之大本而生民衣食之源也且我土地肥沃氣候溫和其適農事信不虛瑞穗之稱矣圖國家富強者豈可不思所以振興之

之術乎石原君吉孝者我愛知縣士人也頃者著農務小學二卷欲以供村落子弟之用徵序于余吉孝少讀書國校涉經史後歸田知多躬從事耕種以故其文通暢其說切實用絕無誇新售奇之態振興農事之術於是乎在矣其裨益於世不鮮鮮也吾性疎放所謂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者雖然今觀此書知其必利國焉得不喜而序之

緊要之文叙得鄭重

牧山樓文鈔附錄終

狗尾續矣。乃書其顛末於紙尾。嗚呼。天民有才無年。痛惜不能已。投筆浩歎者久之。

明治辛巳二月花朝後一日

佐藤雲韶

福岡欽崇書

48-13643

明治十三年七月十二日出板御届
明治十四年三月刻成

選評人

愛知縣士族

佐藤楚材

同縣尾張國名古屋區天津町五丁目百七拾二番屋敷居住

同縣士族

辰巳守

同縣同國愛知郡廣井村百三拾九番屋敷居住

同縣平民

藤井 箴

同縣同國名古屋區錢炮町拾六番屋敷居住

出板人

出板人

各邦書籍賣捌處

名古屋本町六丁目

美濃屋伊六

同

十一丁目

美濃屋文次郎

010190527080

出板人

同縣平民

大田元遵

同縣同國同區大津町五丁目七拾二番屋敷居住

出板人

同縣平民

椎尾 佐

同縣同國西春日井郡新福寺村三拾五番屋敷居住

出板人

同縣平民

服部富三郎

同縣同國名古屋區神樂町三拾二番屋敷居住

